

銀幕不再情侶時

「我姓片桐。」看電影《假面酒店》，扮演婆婆的松隆子向着主角木村拓哉說出這句對白，勾起了青年時代的回憶。

不錯，木村拓哉與松隆子，片桐哲平與上杉理子，《戀愛世紀》。突然有這麼一刻出戲了：「這位片桐婆婆，會否就是嫁給了哲平，換了夫姓的片桐理子？」當然不是，她是片桐瑤子，一字之差，《假面酒店》是東野圭吾的推理電影，不是《戀愛世紀》的續集。

然而，當木村與松隆子同框，很難不讓人回想過去，不只《戀愛世紀》，還有《律政英雄》，久利生公平和雨宮舞子。一直都是男女主角，為什麼《假面酒店》中，松隆子變成一個配角婆婆了？木村身旁換了年輕的長澤正美。即使明白女星去到某個年紀需要轉型成實力派，我們還是懷念一直陪着我們成長的一雙一對。

看《假面酒店》，只要有松隆子的場口，內心就出現以上的戲外事，也計算不出這一點點出神有否影響該投入的情緒——應該沒有吧。畢竟即使是木村拓哉，也不是當年那個青

澀少年了。他飾演一位被派往酒店做臥底服務的警探，初期的不修邊幅形象還有點《律政英雄》的影子，但當劇情需要他整理儀容做服務生時，把頭髮都梳起來，蠻起來，那份老套不是任何男星都能承受，徹底減去外貌分數之後還剩下的魅力，就叫做演技了。

松隆子更厲害。她戴上人皮、帽子，拄着柺杖，戴上墨鏡，扮起失明婆婆來，第一眼幾乎認不出她。這個客串角色並不易為，因為片桐瑤子實際上是一個扮失明的婆婆，爲了跟失明的丈夫旅行而事先假扮失明來感受酒店的服務態度。扮一個失明的人，跟扮一個假扮失明的人，當中那差之毫釐的分別，就是技巧的落差。松隆子不但做到，還做得有層次，哪個時候像真，哪個時候漏一點破綻，就像魔法師，俘虜着觀眾的心。

完場後，我問自己：想要當年的無猜小情侶，還是今天的互拚演技的實力演員？喜歡看演技的我，當問題指向木村拓哉與松隆子，竟然一直猶豫、猶豫，給不出答案。

風陵夜話
耶 生
yeahstudio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翻舊案升官

宋代司馬光的筆記《涑水記聞》卷九，王安石爲減少冤假錯案，特地制訂了力度頗大的激勵措施。

刑房堂後官周清，本來是江寧法司，後做兵司大將。

王安石在中書省任職的時候，定了條規矩：「如果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，一事升一官」。也就是說，你能有本事將案子翻過來，就可以升官。所以，那些刑房吏，每天找出舊的案子，仔細檢查，尋找其中過失。周清，靠翻舊案有功，四年就升到了供備庫史、行堂後官事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

原告被告，各自的立場，使得本來就離還原的事實離真相越來越遠，雙方都會拿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，和對方較勁，即便沒有司法人員以正義化身的公平介入，也會使案子的判斷出現偏差。

無論哪一方，都希望自己能贏官司，因此，因金錢和財物積聚起來的情感因素，就完全可能使案子逆轉。

況且，還有多道關口的審案人員，因學識及對法律條文的理解、引用

等原因，一定會有錯案。

這樣做的好處是，儘管不能杜絕錯案，但那些相關的司法人員，會拚命鑽研法律條文，至少會在未來調查審理的過程中，更加認真對待，人命關天，馬虎不得。道理很簡單，翻了舊案，一個官員升上去，就會有一個官員降下來。

一個案子翻過來，如果因爲審案人的水平原因，那也太沒面子了，至少是業務不太合格的司法官員。

不要忘記訟棍。挑唆別人打官司，或者藉以從中牟利。這些人，常常吹毛求疵，他們眼光也敏銳，他們能看出細小的司法漏洞，他們還有將鳥從樹上騙下來再騙上去的本事，如果他們能將官司打贏，那當然是好，某種程度上也會促進社會和司法的進步，但怕的只是沒那真本事，胡攬蟹纏而已。

筆記新說
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都說一天之計在於晨，但對忙碌的上班族來說，早晨往往最匆忙，早餐自然也變得異常簡單，往往只是飽腹而已。但是，日本的一個城市卻一直以獨特的早餐文化著稱，在那裏，只需要點上一杯咖啡，就會加送一份現烤的熱多士。有時只需再追加一百日圓，還能換來水煮蛋、乳酪、沙拉等超值豪華套餐。這個讓東京、大阪等城市的人都羨慕嫉妒恨的地方就是名古屋，它特有的早餐文化在一大清早就給人帶來了物超所值的好心情。

名古屋一直以工業城市聞名，我們熟知的豐田汽車就在這裏起步。早年許多生意人聚集在此，店家們就想出了買咖啡送早餐的辦法，讓人們既能好好吃飯，還有機會談成大單。現今地道的名古屋人也保留了這個習慣，就算是普通上班族也要去咖啡店吃上一份早餐，一天才算有個好開始。

名古屋的咖啡店數量在日本都數一數二，但大多是家庭經營的小店，面積不大裝修溫馨簡單，從牆壁吊燈到餐具桌布，都是濃濃的中古風，樸實外表下藏的都是人來人往的溫暖故事。紅豆多士是最經典的選擇，烤得熱乎乎的厚切多士上塗着一層帶顆粒的小倉紅豆醬，豆沙的濃稠度剛剛好，咬下去順滑之餘還有沙沙的口感。有時會多放上些馬斯卡彭芝士，或是撒上一層抹茶粉或黃豆粉，一切都剛剛好。如果胃口好，不妨點上一款華麗四拼，一片厚多士被切成四格，分別放上紅豆沙、水果、奶油和店家的自製醬料，每個味道都惹人垂涎。

說這個城市是早餐的神級存在一點都不誇張，除了招牌多士，還有雞蛋火腿、炸蝦、炸豬排等高熱量款，只能說好吃就是任性。有些咖啡店在十一點後還會售賣全天供應的早餐多士，讓你每天都能換着風格吃，說是簡單美味，實則流光溢彩。

食色判答
panda5171@163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在日本的上班族來說，早晨往往最匆忙，早餐自然也變得異常簡單，往往只是飽腹而已。但是，日本的一個城市卻一直以獨特的早餐文化著稱，在那裏，只需要點上一杯咖啡，就會加送一份現烤的熱多士。有時只需再追加一百日圓，還能換來水煮蛋、乳酪、沙拉等超值豪華套餐。這個讓東京、大阪等城市的人都羨慕嫉妒恨的地方就是名古屋，它特有的早餐文化在一大清早就給人帶來了物超所值的好心情。

聽一位內地醫生演講，是學西醫的心血管疾病專家，說到內地的大醫院像香港的一樣，也是非常擁擠，病人一群一群、一團一團地擁進來，他打個比喻說：「病人就像被沖上沙灘的魚，醫生就像在沙灘上的大夫忙於治療，醫好了就送回大海。」他的病人主要是心臟病，都要緊急救治，尤其是心肌梗塞的，他說，在二〇一七年，內地醫生中有過半每周工作最少六十小時，他自己住院時就曾長期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時。他說：「於是，有不少醫生被沖上來的病魚拖垮，猝死了。」原因？過勞病故。

他說的這個比喩生動貼切，叫我連續數天在腦海不斷幻想那個情景。魚離了水，在沙灘上掙扎，不停彈跳，若不快快被送回海中，只有等死，多麼像被送往醫院等待開刀或救治的病人。有病的人暫告別正常的生活，入醫院修理好，就可跳回大海，續享人生。

香港公共醫療系統負荷過重，是衆所皆知的事實。只是早陣子有男護士懷疑過勞死，反映情況又更加嚴重了。

生存有許多個層次，受苦也有許多個層次。在現有的制度下，病人受的苦，包括：人連躺着的病床被放在等候區等上病房，一等可以等十個鐘；病人上得了病房，如果你不能走動要人扶，大、小二便就要靠便盆在床上解決，因爲不會有人手扶你上廁所；身上有傷口，覆診後還要在藥房等一個小時取藥。最可怕的是遇上醫療事故，醫生留下了手術用品在體內，護士配錯打點滴用的藥物，斷錯症延遲了診治，都叫人飽受折磨。

如果我是其中一條被沖上沙

灘的魚，我渴求遇上好的醫護人員，未忘初心那種。有一回去公立醫院接受物理治療，那位早忘初心的治療師，說：「隻手痛，便不要用佢咁多。」然後形式化的按了搓了痛位，就打發我走，我完全感受不到他想幫助病人的用心。

香港公共醫療系統負荷過重，是衆所皆知的事實。只是早陣子有男護士懷疑過勞死，反映情況又更加嚴重了。

生存有許多個層次，受苦也有許多個層次。在現有的制度下，病人受的苦，包括：人連躺着的病床被放在等候區等上病房，一等可以等十個鐘；病人上得了病房，如果你不能走動要人扶，大、小二便就要靠便盆在床上解決，因爲不會有人手扶你上廁所；身上有傷口，覆診後還要在藥房等一個小時取藥。最可怕的是遇上醫療事故，醫生留下了手術用品在體內，護士配錯打點滴用的藥物，斷錯症延遲了診治，都叫人飽受折磨。

如果我是其中一條被沖上沙

記錄生活

一句簡單的文案，加上關鍵詞，引來無數讚好。這是港青記錄生活的方式。

內地人更愛微信朋友圈。健身打卡、出遊打卡、看電影見朋友打卡……朋友圈裏也一樣，多是各種各樣的組圖，不夠九張，也要湊夠九張。朋友圈對日常的記錄，受衆或許比IG更精準——畢竟是「朋友圈」，你更加知道對方是誰，所以設置個分組，就能同時在A組風花雪月，B組傷春悲秋。

相對更公開和相對更私密的社交媒體平台，已逐漸不再是人們記錄生活的首選。前面提到的Facebook，現在被用於看資訊的作用大於記錄和分享生活的作用。微博也是，逐漸變成了一個追星族聚集地。而隨着一些個人博客網站的逐一消失，博客也成爲了昨日黃花，漸漸無人問津。

這些逐漸淡出的平台，和「當紅炸子雞

」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文的形式大於圖的形式。人們已經漸少用文字記錄生活，在「一圖千言」的時代。一張照片，就能有許多豐富的信息——更何況現在有了會動有聲的Vlog。比起絞盡腦汁地斟酌，丟張圖片出去，就能涵蓋時間地點人物事件，更快速地記錄轉瞬即逝的日常。

會想到這個話題，只因在整理書架時，看到了那些名家的隨筆集和手札，那個用文字記錄生活的時代，彷彿漸漸離去。

即興判斷

侘寂
treeakiraka@gmail.com
逢周二、六見報



春遊智化寺

王振家廟智化寺建成五年後，明英宗正統十四年（一四四九年），蒙古瓦刺部啓釁邊境，危及王振老家蔚州。爲了保護土地家財，同時也爲了衣錦還鄉，王振力勸英宗御駕親征。結果由於指揮失當，貽誤軍機，明軍被瓦刺軍隊包圍，明英宗被俘，王振則死於亂軍之中。

堂堂「天朝上國」的皇帝，居然在軍旅之中被俘虜，實在是前古未有的奇事。某種程度上，這比靖康之恥中的徽欽二宗還要窩囊。消息傳回北京，王振成爲衆矢之的，被抄家滅族，舉國上下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。其心腹馬順甚至被憤怒的官員毆斃在殿前。

但明英宗比客死異國的徽欽二宗命好，被俘一年後被瓦刺放歸。然而「囚徒」日子

卻並未到頭。此時的北京，英宗的親弟弟、新皇帝景帝已經即位一年。天無二日，國無二主，一山不容二虎。英宗被安置在「南內」，實際上被幽禁起來，在擔驚受怕中度過了與世隔絕的八年。直到景泰八年，景帝病重，朝中反于謙的勢力聯合起來，迎立英宗復位。英宗也成爲繼唐中宗、唐睿宗之後，歷史上又一位再度登基的皇帝。

照常理，王振令英宗連遭不測甚至險些丟掉性命，英宗應該恨之入骨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英宗復辟後的天順元年，除了處死輔佐景帝的大忠臣于謙，還第一時間重修智化寺，賜銀爲王振塑像祭祀，遣官致祭。

如今智化寺內還保留着一座「英宗諭祭王振碑」，碑首上面刻着「皇明恩典」四個

字

篆字，下面刻着英宗諭旨，以及王振的蟒衣玉帶畫像。諭旨中歷數王振「海宇寧謐，人民樂業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可謂有社稷之功矣」；在「土木堡之變」中「腹心扈從，將臣失律，並以陷沒，即引刀自刎」；如今「皇上復登大寶，錄舊勞、昭曠典，以篤君臣之義，以勵侍從之節」，「誠激勸涵煦萬世綱常之聖典也」。英宗對王振的感情，實在匪夷所思。

（四之三）

瓜園

蓬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

三位新一代編劇

活圈子？作爲年輕編劇，王昊然爲觀眾帶來深邃的思潮。

劉浩翔原本是演員出身，曾演出多齣著名喜鬧劇，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其後他發展至導演及編劇崗位，曾以獨特的劇場語彙編寫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，成功展示現代男女之間的求愛經歷。三月底他編寫的新劇《正是這樣的生》則以較寫實的手法，以香港一間專爲戒毒青年而設的書院爲題材，表達教育的有教無類精神，令教育界、家長及年輕觀眾都深受感動。

相比而言，編劇經驗較豐富的莊梅岩已是新一代劇作家的表表者，其作品商業與藝術元素並存，在市場上極受普羅觀衆喜愛。近作《公路死亡事件》貫徹她的一向寫作風

格，將自身的人生經驗建構故事，爲人物建立獨特個性，把不同人物扣上各種關係，彼此之間連結成人生交叉點，帶出角色對事情的不同價值觀。《公》劇既有懸疑和推理色彩，但故事情節和人物卻能與觀眾直接連繫。公路式的故事結構讓觀眾一直追看劇情，未到最後階段仍未知故事的真正主旨。

綜觀而言，香港的新一代編劇雖來自不同背景，但都能創作與香港息息相關的戲劇作品。

文藝中年

輕羽
cloud.tkp@yahoo.com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寫好了一本新書，需要找一位插圖師配圖。幾乎我所有的書都有插圖，我一向重視這配合。小時候看古典小說，就愛看那些「繡像」，還學着畫。我知道魯迅也是這樣。

我第一本書《點心集》，就是請「粉絲」很多的王司馬畫的。以後好幾位畫家幫我配過圖：野人、鄧美心、棗田、朱迅、Dell、有米、高鶯雪、Sayatoo、高文瀨等等，都是很好的插圖家。

我喜歡的插畫是有獨特的風格，不是像教科書那樣配，而是加上自己的創造。

現在是四月，要趕上七月香港書展只有約兩個月時間去畫，所以畫家們都很忙。出版社幫我找兩位畫家都說沒時間。我心想：早知鼓勵孩子學做插畫了，衣食無憂，又可以幫老爸手。一本好書連插畫還可傳之久長。我的《伊索寓言》英文版，插圖是百年前的了。

別以爲插圖只是畫公仔，像我的新書是有關唐詩的，繪畫時服飾用具都要符合時代。光是服飾，男女老幼、君王大臣、各行各業都有分別。不能想當然。那街道上的情景，看一看《清明上河圖》就知有多複雜。

畫插圖前對書的內容要有了解，了解越深越能配合書的精神。因此所用時間包括閱讀，趕工的季節就只能速讀。

因此我建議香港作家們，如果要趕書展出書，最好在每年的下半年把書稿交畫家，得到的插圖才有機會精工出細貨。慶幸我的書終於找到合適的畫家，放心了。

南牆集

阿濃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
逢周二、六見報



病人是被沖上沙灘的魚

灘的魚，我渴求遇上好的醫護人員，未忘初心那種。有一回去公立醫院接受物理治療，那位早忘初心的治療師，說：「隻手痛，便不要用佢咁多。」然後形式化的按了搓了痛位，就打發我走，我完全感受不到他想幫助病人的用心。

香港公共醫療系統負荷過重，是衆所皆知的事實。只是早陣子有男護士懷疑過勞死，反映情況又更加嚴重了。

生存有許多個層次，受苦也有許多個層次。在現有的制度下，病人受的苦，包括：人連躺着的病床被放在等候區等上病房，一等可以等十個鐘；病人上得了病房，如果你不能走動要人扶，大、小二便就要靠便盆在床上解決，因爲不會有人手扶你上廁所；身上有傷口，覆診後還要在藥房等一個小時取藥。最可怕的是遇上醫療事故，醫生留下了手術用品在體內，護士配錯打點滴用的藥物，斷錯症延遲了診治，都叫人飽受折磨。

如果我是其中一條被沖上沙

灘的魚，我渴求遇上好的醫護人員，未忘初心那種。有一回去公立醫院接受物理治療，那位早忘初心的治療師，說：「隻手痛，便不要用佢咁多。」然後形式化的按了搓了痛位，就打發我走，我完全感受不到他想幫助病人的用心。

香港公共醫療